

資質通鑑

貴
廣
通
鑒



龍巖黃兼修讀書年譜皇朝國朝開闢書香齋實壽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晉紀一

一兆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爲雍王 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

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薊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

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我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詔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 閩王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

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廷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

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
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
成敗吾決行之即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天
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
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
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
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
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
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
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
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
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

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

踈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
瑋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
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
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
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
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
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
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
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
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瑋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
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
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功何不潛遣人通意

通鑑三百八十一
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
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訖瑋謂元
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
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
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
訖瑋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
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奪人財
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
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
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
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六月庚

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辛酉吳大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并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

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
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于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
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
斬之 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
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
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廬
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
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
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
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
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

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
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
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
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
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
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戊寅
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
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
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
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
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
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

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
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
誘脅審琦洛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先遣人謂劄瑯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劄瑯遣人馳告曰南
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
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劄瑯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劄達
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
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
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
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
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劄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
丹亦引兵歸虎北口劄瑯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劄瑯盡

殺之是夕，昝瑋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昝瑋，手恨相見之。晚，昝瑋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昝瑋甚歎。伏壬寅，昝瑋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昝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昝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兼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

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
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
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
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
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
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
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其旨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
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
爲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
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
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
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

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
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
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鄆之子也潛自通於石
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
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
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
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
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
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
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
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
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二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